

警署勒令扣貨長官朋比爲奸
法院內部腐敗檢稅騷擾居民

[illegible]

去年銷貨卅餘萬本年稍遜
資本自七萬五千增至百萬

[illegible]

(一) 中國歷代農工痛苦詩歌集

選詩苦疾生

(集歌詩苦病工農代歷國中名一)

輯人主齊官何天

例以舊稿拾遺。徵入司鈞。多及開元中
以難補收。曾公忠此等。時義雖助。
賜召羅叔章。羅叔章氏。中原遠多故。
隱居岳至敬。處出保寧。或由帝恩。
中斷困唐解。奴顏辱膝。皇子楚不乳。
懷男抱女。重歸國。皇朝北還。
長投二十萬。長投寶號。皇朝三千星。
來往問白晝。五里。一萬。十里。一朝廷。
指點離日。愛。離。離。愛。公卿子嘔吐。
睡來如蠶九。大朝會。天子正嘔吐。
絲絲細紅。玉屋。金陳伏特說。
瑞雲不高。持提。生在佛前。
性者死無賴。附之升。平復時所。
能得相併吞。見其英。南見飲求術。
戰戰東北來。揮霍風雨。是時正惡。
軍兵在途。胡城。平明拍鼓。
單騎奔馳。不見黃。不分飛夾哭。
少壯隨行。老。不。不。不。
少壯隨行。老。不。不。不。
揮淚落秋。蕊。蕊。蕊。蕊。

第廿七回

「第一子，是十二萬子，二八動作，也有九十六，六八乘身下得八，一共攔截倒是不少，也有一十六，十六圍呢！」陳力這時，真氣的臉色都發了青；然而，嘆氣却反而無聲可說，只默默地聽了方老板兩眼睜睜，管自喝酒。遠遠的王壬人，見陳力已把杯子乾了，就忙奔着給斟滿。陳力舉來，很暢快的又乾了了。方老板道：「陳先生，這個，你大概沒有什麼話了？」你回去之後，便趕快把手開寫，寫成了，來奉九十六大圓。我還有第二個的稿子，請教教你呢。」陳力冷笑一聲，反問道：「方老板，肯這樣提提我嗎？」方老板哈哈笑道：「那是我分內的事，何須我早到你底朋友余先生說過：新道的名作家，是我最高興提拔的。」陳力道：「下次一問你，也給九十六大圓提拔的。」方老板用右手拍拍拍拍拍，大壯子，笑道：「當然！當然！九十六大圓，還給九十六大圓，我都不和與你一個圓子的。你」

客兄放心

「現在各事都已齊齊，我們應該痛痛快快吃一個醉，方不負我姓方的今夜一番好意。」說着，叫王人將陳福南人的酒杯都端過來了酒；自己也陪着痛飲。陳力不加推辭，就跌跌地連喝十多杯悶酒，這才感到有些醉意，兩只充滿鮮血的眸子，時時睜着方老板和工人冬白的臉孔，覺得這三張臉孔，真是令人作嘔。他又想到方老板方在吹和拍馬，以及對於他的種種神氣，不禁怒從心頭湧起；因不願在這虛席面多留一秒工夫，立刻站起來要走。方老板却張開兩臂阻住陳力的去路，嘴裏嚷道：「咳，咳，咳！這怎麼說的？要走，還該吃了稀飯再走。」陳力把兩眼睜也了方老板一眼，狂笑道：「你方老板究竟也太唐突了！你想，有了你方老板挑我賣肉，難道我還不吃飯吃嗎？」方老板得意地說：「咳，你還不還麼？」挑你下廚，原是一件事；

▲……木公……▼

有人發起籌款人煙稠密之間，就起了很大的爭執。捐款方面因爲捐款捐款的總數是一萬二千五百元左右，但馬占山將軍只收到一百七十一萬餘，鐵嶺抗日團體不止馬占山是一個，捐款不能全部付與馬占山，但假如捐款的總數真是二千萬，而馬占山所收到的只有一百七十一萬餘，那盤中間就一定是有人存投投款。至於輕收捐款方面，則雖不明白反對清查，已有了反對清查的實際工作。他從所能支配的報紙上，左發算一段話語石璧發一篇小品文，力言這次清查捐款是別有用心，而且有搖動抗日戰線的危險。據他的意見，「民窮財盡」的中國人，捐款的數目決不會有二千萬，凡是說捐款數有二千萬的人，一定是「捕風捉影」，有意誣陷。

▽……杜鵑……△
渡輪在江中飛船

我懶洋洋的橫臥在床上，精神正覺得稍覺煩悶，忽然樓梯有聲響，走進來兩個朋友，S君與C君，快快的神色上充滿着歡愉的神色。我正想開口問他們的近况，S君却先開口道：

「我正想開口問他們的近况，S君却先開口道：『我正要問你：他主讓一同到高橋去洗海水浴。』」

我感到的無聊，現在我們特地來約我，我自當樂於答應了。

我們穿好衣服，走出門，乘了電車，直到十六號路，兩旁的風景，在我們眼前一幕一幕的捲過去，過丁川沙，慶寧寺，東海，於是到了我們的目的地——高橋。

共公汽庫，像老虎般飛來的，停在水邊碼頭上車的人，好像海水般湧上湧到，我們三個人，好容易湧到車廂裏，身上已擠出了汗珠。

車子在高低不平的路上奔馳，一剎兒已到了高橋橋。我們又像潮水般從車上流下來。

由高橋說到海濱浴場，倒並不曾感到寂寞，反之，對於寫作，將更著心一意的。在一個有為的青年，女人本來算得什什麼一回事。

坐下來，剛想動筆，忽然那雲間覺得很煩，不像蚊子，當然不會是吳越的蚊子，趕起腳來一看，却是一粒粒黑黑之流紋的跳蚤！一粒粒，一粒粒，一共湧出七八粒，我怕牠們，逃出房門，大家替我捉，圍勳，小蜘蛛還給牠織了網，然而牠們是給牠織了網，

因爲干一兄要去找好久沒見面的
所以一個青早就更要我陪他

這裏可說是郊外，有濃鬱蔥鬱村氣味的郊外，廣闊的田野，碧綠的秧針，矮矮的農家的茅舍，小徑上掛荷有三兩枝黃的，東水的欄杆，和在水槽圍引或高耿着的知了，組成了一幅絢綉的鄉村風景畫。我們住在都市裏亭子園的人，當然不會吃這麼的放蕩無拘，正因為這樣，兩個人不知不覺地把找錢小姐的事暫時擱了起來，却慢慢在遶芳的樹蔭下消磨日陌。走不多時，一條小小的溪流，橫過在我們的面前，一條狹窄的小橋，斜倚在橋的上頭，我們也就往橋畔上了。蓮蓬的髮，樓更有極活潑當時，舟，我們想或許是我們所瓜。

▲乘風▲

[illegible][illegible]